责任编辑：武娟　版面设计：史国华　责任校对：张君梅　　编辑邮箱：714237652@qq.com　联系电话：15044792334　5160311

达拉特快讯　响沙 XIANG SHA　2021年11月11日 星期四　3版

【清浅时光】

难忘胡杨林

□杨廷华

最近一波新冠疫情使额济纳这个边陲小镇成了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，也让我想起了10年前的额济纳胡杨林之行。

我在几个数码硬盘中反复寻找，终于找到了当年拍下的部分胡杨林照片。

胡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杨树品种，有着极强的生命力，它耐干旱，耐盐碱，抗风沙，能在夏季酷热、冬季严寒、年降水量只有十几毫米的恶劣自然条件下生长。

民间的说法是，胡杨三千年，长着不死一千年，死后不倒一千年，倒后不腐一千年。

资料介绍，额济纳旗现存胡杨林3万公顷，是世界上仅存的三处胡杨林之一，因此被视为活的植物化石，已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植物，额济纳胡杨林景区则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

2011年国庆期间，我应朋友的邀请，踏上了向往已久的拍摄胡杨林的西行之路。

额济纳旗属阿拉善盟管辖，和蒙古国的边境线长达500多公里，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最西端。我们一大早从黄河几字头的达拉特旗出发，越野车整整走了一天，虽然同属内蒙古，两地距离却有1000多公里，沿途地广人稀，很多地方都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滩。忍受着满目荒凉，一路颠簸，傍晚时分我们终于看到了额济纳旗的灯火。

然而，就是这两三公里的严重堵车，我们又开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了住地。住处是朋友提前预订好的，一套有三个卧室的住宅楼，我住的那个卧室的书桌上还放着一些小学生的书本，看样子主人搬出去时间不久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额济纳旗府所在地是一个只有两三万人口的偏远小镇，而每年胡杨林的旅游旺季最多一个月。

国庆长假期间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涌进额济纳，既给当地带来了商机，也使这里人满为患。吃饭排长队、找不到住处、加油站无油可加等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毫无疑问，额济纳的旅途充满了艰辛，然而，当你走进胡杨林，你的心情就会为之一振，所有的疲惫和不爽马上烟消云散。

十月的胡杨林，是以金黄色为主色调的。形态各异的胡杨树，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醒目。

她们有的挺拔向上，颇有《白杨礼赞》中白杨的风姿；有的一半已经枯干，像一架平衡木弓身在沙漠中，而另一半仍然郁郁葱葱；有的树干早已长不出枝叶，但仍然保持着直立的躯体，好似大漠中的一尊雕像……

今天，仔细翻看十年前拍下的胡杨林照片，仍然令我感叹不已——胡杨树能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扎根、生长，生生不息，死而不朽，我们在为胡杨点赞的同时，似乎也应从中受到一些启迪。

哦，难忘的胡杨林！

哦，不朽的胡杨精神！

【乡土情怀】

老屋旁的红枣树

□王雅丽

立秋后，枣树枝条上的叶子由绿变黄，树上的枣儿渐渐成熟，由青变白，渐渐地又由白泛红缀满枝头，与稀疏、渐黄的枣叶相映成趣。枣树是一种极其普通且常见的树种，从我记事起，村前村后、沟壑院落，随处可见它们的身影。虽无杨柳的挺拔俊秀、蜩娜多姿，但它朴实无华。不管土地如何贫瘠，年复一年在春夏之交开出黄色的枣花，秋后结出饱满的红彤彤的枣子。

在农家人眼中，“宁舍杂货铺、不舍红枣树”，农家人爱枣，特别是男婚女嫁，用红枣作彩头，在纯朴的风俗习惯中被作为美好、吉祥、幸福的象征。枣原本普通，不过沾了其谐音“早”字的光，枣子，早子，早生贵子，寄托了农家人的美好愿望。逢年过节，家家户户都要蒸年糕，黄黄的年糕里嵌入一个个大红枣，作为礼品送给亲朋好友，传递着亲情和友爱，并以此祝福来年人寿年丰、日子红火。

枣，青绿蜕变成红色的枣，在金色的九月摇曳。它像节日的灯笼，热烈，喜庆；它像璀璨的玛瑙，饱满，炫耀；它像成串的鞭炮，沉醉，闪亮。也像母亲白面馒头上的一点食红，慰藉，缤纷；也像杨贵妃眉心的一点红痣，妩媚，瞩目。

试问，一棵枣树的年纪能有多大，问村里胡子最长的老人，老人无解，问沧桑在墙角的石磨，石磨不知，问土墙斑驳的老屋，老屋也没有答案。枣，就那样，泛着艳红的色，挂着紫红的亮，带着醇香的甜，穿越岁月的尘，从未知的地方走来。

是的，我的祖先，从远古走来的时候，一无所有，天地混沌，物质匮乏，生吞活剥。初开的天地间，草长莺飞的季节，长出了美丽的花草，放飞了多情的鸟声，天空飘荡着纯净的云朵，亦如我们当下要摆脱雾霾纠缠的心灵之羽。

遥想，那是遗落在岁月长河中的一个中秋，黄帝带领大臣、侍卫，到野外狩猎。行至一山谷，饥渴难耐，疲劳至极，抬头逡巡，突然发现，半山的几棵大树上，结着诱人的红果。侍卫慌不择路，抢先采摘，咬一口满嘴生津，再一口甜蜜脆爽。不吃不知道，一吃真美妙，忙敬献于黄帝。黄帝吃着这酸中带甜，爽脆嫩滑的果实后，饥渴不在，疲劳顿失，称赞不已。黄帝捋着胡须，“吧唧吧唧”嘴巴，意犹未尽，余味悠长，沉思片刻，随即而言：“此果解了我们的饥劳之困，一路找来好不辛苦，为表纪念，起名为‘找’如何”？众人连声道好。后来苍颉造字时，根据该树有刺的特点，把刺的偏旁叠加，创造了“枣”字。

枣的出现，不能不说是一个美丽的传奇。穿越时空的裂痕，透过尘封的光阴，依稀看到一群人，来到了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，一个有土有木的地方，在陕北我祖先的家乡，修养生息，安营扎寨，种黍织麻。

日子，寂寞，安详；岁月，维稳，流淌。“枣树根根横长的，媳妇不是惹养的”，村民形象的说出了枣树，根系发达，横行霸道，不拘小节，不择环境的特点。生长旺盛的枣树，亦如健康的村妇，繁衍子嗣，血脉绵延，树根部如雨后的春笋，生长着一茬茬枣苗。村民们连根刨起，将枣苗栽于乡村的田野，山间的疙瘩，峻峭的山巅，乱石的缝隙，农家的院落。

到底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，到底走过了多少坎坷崎岖，枣树，以它卵形的树冠、灰褐色的树皮，屈曲苍古、皴裂条纹的树身，“之”字形长枝弯曲，短枝互生，挺着尖刺的枝条。告诉人们，它就像村里农家的孩子，粗放皮实，抗寒又抗旱，好干耐盐碱。是的，枣树，给点阳光就灿烂，少许雨露就疯长，晃晃悠悠，高达十几米，粗壮如水桶。

长大的人多少有点出息，而仅有二年树龄的枣树，稚气中涌动着不甘示弱的奉献，小小的枣树迫不及待用红色的果实，缀饰着美丽的容颜，仿若情窦初开的女子，头上编制出红色的花环。村人戏谑中带着褒奖：“枣树枣树不害羞，一出地皮就赋留”（指枣树生长二年就可结枣）。可见，枣树就是穷人家的孩子，获取必定回报，汲取一定报答。

我无数次的端详过枣树的模样，落叶乔木，高大粗犷，却总是在“人间四月芳菲尽”时，才开始履行自然赋予它的权利。“四月八，枣叶发”，青绿的嫩叶，像婴儿幼滑的肌肤，椭园状，边缘有细锯齿，像母亲折叠后又释放的花边，叶端钝尖，温柔中掩映着不容小觑的锋芒。

“千朵万朵压枝低”的黄四娘家，想必没有枣花，五、六月才开的枣花，身穿黄绿衣，朵朵若粟，如初次登台的演员，羞涩的躲在叶子的腋下，推推搡搡成聚伞花序，怎能展现繁花压枝的盛况？但小小的枣花，低调中涌动着奢华，照例让戏蝶留恋，时时舞动，娇莺自在，恰恰放歌。花期短暂的枣花，生命的长度只有一月，但内敛的香气却馥郁芬芳，那青涩的香气，蕴含着人生的悲悲喜喜，储蓄着青春韶华的来来去去。枣花蜜，应是它献给人类的玉液琼浆。

遒劲老道的枣树，枣叶垂阴。枣花，经风的历练，雨的洗濯，蜕化出青绿色的果实。壶瓶枣、灯笼枣、圆形枣、蜜枣、梨枣、酸枣品种众多，体型各异，口感不同。一树一树，一串一串，一颗一颗，悬挂枝头。像徜徉在流云下，飘荡在阡陌上的小家碧玉，也像盘桓在阳光下，辉映在农家小院的绿色翡翠。

曾经年幼的母亲，曾无数次的驻足于故乡老屋旁的枣树下，盼望。盼七月的流火，染红青绿的枣子。怎能忘记，“七月七，花红枣儿吃一吃”这一定律？枣由青绿色换成白绿色，终于，白绿色的枣子描上了红色的眼圈。描红的眼圈，不知多少次被垂涎欲滴的嘴在梦中尽情的咀嚼，反复的回味。

日子像滴答的雨，淙淙流淌。上学路上，农家门外，高高的土坡上，一棵枣树，斜斜生长，枝繁叶茂，九月的枣，红实悬树，绿红相映，上小下大，形似壶状，美名壶瓶枣。每每路过，总挑逗的我们情难自抑。此时，只有捡起地上的石子，投下枣子，“哗啦啦”枣子牵着枣叶，散落于地，急忙捡拾，塞入口中，揣入口袋，院门一响，主人出现，匆忙逃离，丢下一地狼藉和主人的呵斥。也恰逢主人打枣，手中的竹竿，“刷啦啦，刷啦啦”加入进去，爬上树杆，摇动树枝，“哗哗哗哗”，一阵枣雨，如天空跌落的冒泡雨滴，跳跃不息。红得发紫的枣，肉厚质脆，汁多味甜；热情四溢的枣，于慷慨大方的主人，一并满足我们焦渴已久的胃口。

自家小院老屋旁有一枣树，它的前世来自丘陵，成活于外公手上。果实适中，柱形，表面光滑，像过节挂在门楣上的灯笼，艳艳的红、喜喜的色、辣辣的情。质地脆香，汁液饱满，甜酸可口，耐雨淋，少裂纹，朗朗爽口甜津津的大枣。

枣树在乡村是最常见的一种树，不管是村外的盐碱沟渠，不管是街巷路口，也不管是厅堂院落，都会见到它婆娑的身姿，多少如醉如痴的往事，充盈着我美轮美奂的记忆。桃李芬芳的春天，它是最后一个萌芽开花的树，嫩绿的叶子从粗糙的树枝萌生，就像老人干瘪的大手，拖着一簇充满期望的幼苗。不争春的脾气，在小时候总是觉得别扭，颇有成年人看不惯父母固执保守的感觉。但是一到暮春时节，它小小的，星星似的花朵散发着扯天连地的馨香，养蜂的汉子，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香甜的枣花蜜，永远在我记忆的嘴角流动。尤其是老家院子里的那几棵老枣树，一如树上挂着的秋千一样，摇动着我孩提时代的梦，如今的枣树只能在童年的梦中了。

夏末，光秃秃的枣树慢慢变绿，黄色的枣花掩映在翠色中，开得既羞涩又热烈，甜甜的香气让人舒畅，令人陶醉。枣花脱落，一颗颗绿色的小枣像绿宝石缀满枝头。从枣花飘香时起，我们这帮孩子内心就“蠢蠢欲动”了，天天围着枣树转，盯着枣树上的枣子。此时，大人们便警告：“现在别摘啊！等到八月十五才甜呢！”我们表面上答应着，却总是趁大人不注意偷吃。在尝到了偷吃未熟的枣子酸涩的滋味后，我们不得不耐下性子等待枣树上的枣子成熟。到了九月，椭圆状的枣子由青变白，渐渐地又由白泛红，红彤彤的枣子在绿叶映衬之下，挂着露珠晶莹剔透，鲜嫩欲滴，在秋风中伴着枣叶的飒飒声轻轻摇曳，醉人心扉，清新的空气中飘荡着枣子淡淡清香。一到这时候，我们这帮孩子就开始“磨刀霍霍”了，整天在村里枣树下转悠。看到四周无人，顺手拾起一块砖头瓦片，往树上投去，枣叶伴着枣子落下，引得院子里的狗一阵狂叫，捡起地上的枣子，就作鸟兽散，仓皇逃去。

寒露一过，枣子熟了，像一粒粒红玛瑙挂满枝头，家家户户便开始打枣了。打枣一般选择在中午，打枣的时候，在地上铺一块席子，只见主人拿着一根长竹竿，对着枣枝，稍微用力打几下，数不清的枣儿冰雹一样落下，顿时树下就像散了一地红玛瑙。打枣的声音，就是我们孩子们集合的号角声。我们从四面八方不请自到，围着枣树卖力地捡拾打飞的枣儿，大人们在树下把枣儿拾到篮子里。偌大的村子里，噼噼啪啪的打枣声、此起彼伏的笑声、孩子们的嬉闹声交织在一起，演绎出一曲欢乐的丰收之歌。我们帮主人捡枣，作为酬劳，自然也能分得一捧枣。

记忆中最深刻的莫过于自家老屋附近打枣，外公拿着四五米长的杆子对着枣枝用力打几下，玲珑小巧的枣儿便如瀑布落，纷纷洒洒，红的是枣，黄的是叶，尽管偶尔会被“扒角子”蛰一下，那钻心的痛也丝毫不影响我和母亲在枣树下拾枣的热情。噼噼啪啪落下来的枣子不时打在后背上，打的生疼，但看到满地的枣儿，也就忘了疼，只顾着往篮子里拾枣子。拾枣时，我是边拾边吃，看见个头大，红得发紫、发亮，又没虫眼的枣子，来不及擦一下就急急往嘴里塞，嗑着脆甜，清甜可口。尤其是刚打下来的枣子，那个好吃的滋味实在无法形容。若树下放几个洗衣盆，落下的枣儿落在盆里，打的盆砰砰作响，还真有几分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意境呢。

家家户户的枣架上，铺满晾晒的红枣，整个村庄弥漫在醉人的枣香之中。贩枣的商贩也如期而至，各家各户经过筛选，储备足自用的红枣后，大部分被贩枣的商贩买走。这时，树上的枣儿已摘光，只剩下高处点缀于枝丫上的几粒红枣，如同一个个火红的小灯笼，给清幽恬静的村庄带来梦幻的意境。

岁月拉扯着我们长大，枣树渐渐地衰落被伐掉，消失在视线里。“忽忆故乡树，枣花色正新。”而童年关于枣树的记忆永远定格在脑海中，那宛若狂欢节的打枣热闹场面是最难忘的童年记忆。

让我难以忘怀的是，每年枣子成熟时节，外婆，手腕挎一小篮，蹒跚一只高凳，一双灵巧手，一双睿智眼，精心挑选成熟的红枣。这是一场盛大的挑选，要个大、硬实、暗红、水灵、无虫蛀、不生涩、没瑕疵，就像给儿子挑选媳妇一样挑剔，给女儿挑选女婿一样苛刻。合意的枣，外婆会小心翼翼，像对待她的儿女，小心呵护，不磕不碰，摘入篮中。一篮一篮，堆满了一簸箕又一簸箕，红红的枣，散发着温馨的暖。布子洗净，不干不湿，擦拭枣身，像待嫁的新娘，梳洗打扮。锃亮的毫坛，发着古韵的光泽，如激情燃烧的新郎，早已按奈不住，敞开口子，接纳红枣的进入。一层层摆放，一层层叠加，掖比例再例入高粱酿制的美酒，摇匀，孺染在毫坛里的红枣，越发娇灵水嫩，置于阴凉，密闭封存。酒枣，一场蓄谋已久的选秀，一场枣与酒的缠绵，一场精心策划的热恋。

当田里的植物老态龙钟，河滩上蒹葭苍苍，晾干的枣皱纹横生时，富含蛋白质、糖、钙、磷、铁等微量元素，居白果之首的枣，被中医挑中，当作药物的引子，补中益气，养血安神，生津液，润心肺，补五脏，治虚损。后来，也就有了“每日三颗枣，身体强健不显老”之说，而广受人们青睐。

家乡的枣，因此声名显赫。被枣农精心侍奉的枣，收藏在保鲜袋里，跟随商家，涉山过海，搭车坐船，翱翔蓝天，声名远播。如今的家乡，枣树，已大面积种植，形成枣林。枣，成为家乡的支柱产业，村民的“摇钱树”，口袋里的“红玛瑙”。大红枣儿甜又香，送给亲人尝一尝，丰收的喜悦在农民们的脸上展现。“枣”不仅仅是“钱”，因于“早”谐音，“枣”被缝入结婚新人的被角，寓意“早（枣）生贵子”。看来，枣，担子不轻，承担着家族的兴旺，血脉的延伸。

枣，本不喜雨，特别是成熟的枣，更怕雨的飘零。较起雨来，雪更能勾起人的诗情，切合酒枣的喜好。不期而至的大雪，宁静、纯明，母亲打开封存于酒枣的毫坛，舀入圣洁的雪花，晶莹透亮，恬淡明朗。酒的醇厚，雪的冰清，使酒枣愈发绵甜醇香，晾润脆爽。过年的桌子上，谁家没有一盘熠熠生辉的酒枣？这又何尝不是好客的家乡人，馈赠亲朋，互送红友的佳品？酒枣，这是母亲们的持守，以独特的方式对抗时间的洪流，用传统的风骨、娴熟的技艺，谱写唇颊溢香，口齿生津的风景。

星星点点的红枣，点燃了暖、装扮了亮，送来了脆、弥漫着香，氤氲着情、辉映着爱。闪耀在田间地头，挂缀于农家小院。九月的红枣，是村庄熟透了的味道，是家乡沉甸甸的果实，也是村人传承下去的经典，更是离家在外的孩子对老屋的怀恋，对亲情的依恋，对故乡无尽的思恋。

大红枣儿甜又香，带着热烈的情思入梦乡，好像亲人在身旁。家乡那棵红枣树，伴着我曾住过的老屋，有过多少童年的往事，记着我曾走过的路，我想起了我住过的老房子，那里盛满了欢声笑语，那里盛满了希望，儿时院子里的红枣树更是我们秋季里最美的渴望。每每在走在枣树下时被伸展出的枝条拂肩而过，又因那满枝的青果遥想见秋季的甘甜味道，我对这些老枣树的情愫便多了几许温馨。品尝着红红的大枣，甘甜的液汁沁润着心脾，眷恋在脑海里缱绻，老屋旁家门口的枣树，红通通的枣，承载着我的记忆，寄托着我的儿时思念。

红枣树，家乡的红枣树，随着那蹉跎的岁月你是否依然花香如故？